

[illegible]

味之素到處各貨雜  
舖海味店均有發售



江淮小刀會之恣肆

此年江北賊衆，連於符邪  
盡掃殆絕。小刀會之祖爲  
如蜂而起，一由鎮江進發  
特甚。北據其爲首者因  
多，而與匪徒無算亦不少  
。因是南京軍機司令，迭  
檄於總明令，以杜亂萌。  
有者爲匪，而爲首者  
。日昨西曆小刀會，與淮  
陰匪會，竟大掠復矣。賊  
賊匪等，原乘淮陰清剿  
，有度爲難，於陰七  
月正，僞爲清剿匪徒，結  
力五六十人，並備有  
匪三人，專事嚇嚇。  
本館接報，陰八月十日  
，揭去又被明招，正在食  
驚間。昨於日昨，由西陽  
廣家集軍，匪匪許進杭家  
之匪。聞哨官駐防三樹松  
淮陰防軍，隊長姚學洪  
，因帶警員前往搜捕，詎  
該處小刀會與吳縣奸，膽  
敢鳴鎗與會，丁數百人，  
圍槍抗擊。隊長長步防隊  
兵應敵，相持一小時之久  
。卒將匪計趕抗，槍隊  
中兩人，拿獲而回。警隊  
受傷者兩人，扛赴營院治  
療。不意昨晚六時，吳會  
又率衆來，擁至三河橋  
營隊防軍，希圖奪回兩匪  
。經被警隊逐致，臥  
斃而回。其會丁四人，  
會首吳粹軒當場擒獲，  
事主辨認。中有一人，  
楊廷現匪窩中，認明不  
誤。會匪聞風，已無  
蹤。適警隊帶主揭  
聞訊趕至，以吳會首爲  
保衛團總，着速交出首  
小孩，即可了事。如敢  
事抗拒，致干未便，  
遵令交出，亦未抗拒，  
管帶當交安撫。將吳會  
獲回，及會丁送縣究辦。  
渡關後，忽以聞總名  
小孩，即交出事主具領。  
吳庭出後，忽以聞總名  
。電呈南京軍民兩局，  
告警隊，許知事大爲  
。傳令王督帶將吳運

(楊徽岐)

有可觀。賈誼爲平陽太守之  
身。雖與公孫敖相善。而得  
用周旋於其間者。皆以誼人  
身處時勢。非平日之能自  
矜者也。所以可與共濟艱  
難乎。  
及和平生廟。有時迷夢。  
如引蛇上花。竟至取敗。此  
何怪哉。冷卿以手摩腹度  
之。冤鬼索債。恐促就獄。  
不可言喻。而破垣短局。  
水盆爲使。職事得以專橫者見之。  
究不知聖廟阿之爲甚焉。

及漢魏兩代乃寔爲之。忠  
誠殉懷。沒於川表。背父  
調出奔時。騎馬之武功  
獨求之本功。皆不爲焉  
。其後者授計。改裝時。  
尙欠慷慨耳。豈氣概種危  
大事時。必以沉雄爲主。  
將死之一呼。猶壯外。芳  
潔置之。得字神韻。終無  
如鳳泉歸。是數民族之寃  
也。

現家命者。則若張廉。而

力勤乃父。  
慨淋漓。不平  
李且己之林  
雪。用稍結草  
費之一絲絲挂  
相思病。一曝  
痛憤之所鍾耳  
盡其相敬。悲  
楚可憐。至若  
有異色。此

義之則非特

## A photograph of a rectangular, heavily damaged and stained piece of paper or card, possibly a document or photograph, showing significant wear and discoloration. The object is tilted and appears to be resting on a textured surface. It has a dark, irregular border and a central area with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The overall appearance is that of an old, weathered artifact.

了日本雜誌裏載美國一個出胡蝶的婦人一文。頗多奇趣慚生。故在下遊明日與花之譜。遂譯如左。聊在阻君茶餘酒後之談助耳。

美國一林本士妻。(有)有價廉學家叫士衣門者。在數年前。娶了一個美而且賢的配克氏女子。夫妻間的愛情很好。原想快快樂樂地過這他妻子的光陰。不想配克氏竟在桑卜斯兄弟及頭下等處。出起惡面且其她惡劣的父親。因時把嬌態近來與配克一面面爲印度紅三似的。那時士衣門見了他的妻子這個模樣。怎不焦急麼。過請了不少的醫生來醫治。結果就是藥不能治去。士衣門到了盡心地步。終日但覺自己醫治不敷。後來竟一病不起。配克見了他的丈夫爲了他昏倒。別的却不搭救。怎麼國家全靠士衣門糊口的。今他病了。豈不要坐餓待斃嗎。今日還有想個好的法子。暫容目前。怎麼用盡了腦力。仍舊是動機所出。才竟爲他想了許多。最後決立穩了怪可怕的辦法去弄些錢來便用。因此他又加入一個跳舞團裏。任入舞廳。那樣可怕的詭計。所得的酬資。到

(未完)

看了

幾年多丁，黑克本是個滑稽明星。他善於拍球。這片結構完整，色彩又多。像哈爾德之以坐在演習。歡呼時的懸帶。火車上與少女調情的場面。車站邊舉手猝擊。校長的飛奔。奔走歡迎賣十德的熱烈。講臺上演說的窘迫。跳馬場破衣的掩飾。做了球隊隊長的得意。上場比賽。足球的顛覆。在在足以令人軒渠。但這些滑稽精美。是一目了然。八人可以領略的。無庸不佞來說其真偽。而不反於此。也無甚說。電影是一種模品。也是一種通俗教育法。所以編製電影。不可單從迎合社會心理。開動觀衆上着想。最要緊的。在用高尚上的藝術手段。來陶涵人心。像這張影片。處處近之。他除掉滑稽情趣之外。盡備操。費堅強剛毅的呼聲。你只哈爾德揮。受了多少嘲弄。多少凌辱。仍阻勉求進。毫不灰心。臨場比賽。受了百般挫折。百般苦痛。還

上海雖雖不大。居民却充力繁盛。種種新奇。備一出門。觸目皆  
是。能耐留心及之。皆足以充補天料。  
九龍橋西。鐵路轉角。在水堂一面。而臨海一面。其門扉狹而深。似巨  
厦之棧門。然門裏面上有窗。而窗上。又皆玻璃。自藥天命相館。  
接白樂天爲有唐一佳文者。此公居然爲之。尤稱絕妙。門之左題有  
玻璃方鏡。恒中開滿貼紙。上錄下各軍閥儼人肖像。自遠望之。如車  
站門口之竊窺留影一般。門之右亦懸有長方木板。中貼宣言一則。若  
曰「愛可尤說。是哲學的哲學所發明。用之於醫學上。治人之疾病  
洞見身體中心肝肺腎等。如同玻璃肚子一樣。本館所發明之愛可尤  
光說。是根據於理想的。是抽象的。僅曉人之心理。能察看外五行的  
相。內五行的命。斷定吉凶禍福與否。諸君欲欲知其究竟。請入門一  
試。並定方針。云云。

又

▲游上海豪士受騙  
▲空款且自認倒運

話說上海乃繁華之地。無奇不有。茲據福局。在在皆是。有一位少年

白菜

味。瀉地鮮說，肆售者，多屬治傷寒，叫賣。法皆先用清水浸之。約一晝夜。入鍋清炒。故仍含苦味，且多焦者。殊不足以言矣。偶值一日，吃法。有二種，爲白菓食法中之較優者。特錄如下。爲愛吃諸君，謀口福。糖炒白菓，將水浸白菓，撈出涼乾。入鍋炒之。鍋中先加粗砂若干。（均白菓一升，砂一升半）炒熟後，加

點  
。如果要煮  
。操縱市  
不吃。

不吃。據報市價。除非廢除三餐。如果要照近日糧上出盤學校的廣告推測起來。預料將來開辦學校一事。要當作一種營業看了。

如果繼續以作軍餉。則糧料一般青年男女將歡欣若狂。

如果女子  
全國。那  
狠是擁擠  
制和肉類

很是經濟。我想不久，女子  
 刺和肉頭和薯芋圓頂的。  
 一  
 行。

## A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of a horse-drawn carriage. The carriage is a box-like structure with a large spoked wheel on the left and a smaller wheel on the right. A horse is harnessed to the front of the carriage, facing right. The illustration is simple and appears to be a woodcut or engraving.

傳了一會。就開場了。那班姑娘們次第的上臺獻技唱完一齣。又換那齣。有幾位是有捧場的。連點幾齣。唱個不休捧場的連連喊好。但這齣的歌聲。伯健覺得刺耳怪難聞呢。既不能立起來反對。抵上這都焦伯健的心理作用。並不是趙憐香的歌聲。定然可惡。別的姑娘們的歌聲。定不好聽。不過焦伯健神情一注。加之憐香藝術超羣。所以他心目中竟覺無餘子了。待了好久。趙憐香上場了。焦伯健覺得眼光豁然開朗。一雙顰眉秀目。俱注在玉人身上。直類虎視狼奔。鷹瞵鷂視一般。那趙憐香出場。步至臺口。傍桌邊立住。一手執住檀板。一手捏住鼓棰。輕聲緩敲。越着末會開口之前。把池子裏顧客巡視一遍。凡是鼓盞上場都有是行。隨習無非巡視顧客中有老顧客在。停兒或須迴旋一會兒